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发挥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先导作用

■李尚华 于巧华 刘伟

编者按

近日,习主席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深刻把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深入研究新时代战争和作战理论,重点在立起理论内容体系、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建强研究力量体系、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

军事理论是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系统化知识和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产物,指导军事实践的同时又接受军事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历史反复证明,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实践发展的先导。习主席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更需要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加快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步伐。

制胜未来战争迫切要求发挥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先导作用

先进的军事理论能正确反映军事规律,从而能正确地指导军事实践,把战争引向胜利。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军事理论一旦正确地反映了战争的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从事战争的人们所掌握运用,便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能量。这种能量就是战斗力。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谁拥有更新、更先进的军事理论,谁就拥有更大、更强的战斗力,就能胜敌一筹。军事对抗的双方总是竞相抢占军事理论的制高点,力争在军事实践的主观指导上高于对手、强于对手。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到杜黑的制空权理论、马汉的海权理论、图哈切夫斯基的“纵深纵作”理论、格雷厄姆的“高

边疆”理论、厄尔曼的“震慑”理论等,都曾引领了军事潮流,推动了战争形态的演变。当前,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急剧转型。军事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军事理论先导作用,重视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发展。新的战争概念、新的作战构想等新的军事理论呈井喷式涌现。可以说“一种理论指导一场战争、一场战争淘汰一种理论”。随着未来战争形态的不断变化,军事理论必须增强谋态势、夺优势、造胜势的积极性主动性进取性,揭开战争面纱,解开制胜密码,加快现代化步伐,才能抢占世界军事理论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为应对战争形态转变、赢得战略博弈、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提供理论指导。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迫切要求发挥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先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把军事理论现代化置于国防和军队“四个现代化”之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军事理论现代化的高度重视,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坚定意志和深谋远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主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的重大任务安排、吹响的加速前进号角。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很强的开拓性,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有一流军事理论为先导。只有强化军事理论在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以超越对手的勇气、世界一流的标准,高质量高时效推出战略性、原创性、前瞻性强创新成果,才能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迫切要求发挥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先导作用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战略前沿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太空、网络、智能、生物等新城新质作战力量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质战斗力大量涌现,特别是无人智能化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大量运用,对军事理论体系化创新提出迫切需求,也提供了全新课题、拓展了创新空间,为我军军事理论研究在新兴领域中抓住机遇、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契机。我们在新兴领域军事理论创新中下好先手棋、抢占战略先机,就能为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创造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新军事革命的时代潮流,瞄准前沿新兴科技的军事应用,敏锐洞察智能化发展趋势,前瞻探索新质战斗力生成机理、战斗力释放规律,不断提升军事理论对新质战斗力建设的引领力和贡献率。特别是采取理技融合、仿真试验等方式,加紧研究无人智能化条件下军队组织形态演变趋势,军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力量编成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人智能化作战制胜机理,为进一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向更高阶段迈进提供理论指导;对大数据、智能化时代武器装备特点规律、发展战略,对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特别是战略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进行先导性探讨,为加快新质战斗力生成与提升提供理

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系列谈①

群策集

智能技术及无人装备在现代战场不断运用,推动作战形态向着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使得“OODA”作战周期大幅压缩,倒逼指挥员及指挥机关要想在敌先、谋在敌先、备在敌先,才能“后发”而“先制”,致人而不致于人。

谋于先,前瞻布局。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是典型的军民通用、交叉融合性技术,通过不断突破技术边界达成颠覆性效果。现代作战是涉及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等多层面多系统的复杂性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在敌之前谋划布局,才能“后发先制”。要紧盯新兴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动向,顶层考量现代作战的制胜机理、作战概念、人才培养、装备研发、理论创新等问题,制定军事发展战略规划;结合使命任务,区分不同战略方向、不同军兵种,思考现代作战具体样式、能力生成路径等问题,提前布局;运用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技术,平行时空构建作战场景,通过实景式沉浸,找准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任务契合点,有的放矢思考战争、设计战争、谋划战争。

算于先,快优决策。“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善“算”历来是优秀兵家必备之技,但每个时代对于“算”的概念内涵有所不同。冷兵器时代,“算”多为“庙算”,即通过占卜神灵以及气象星辰等进行决策,决策科学性低;热兵器时代,“算”多为“概算”,即指挥员及指挥机关通过战场经验及对影响作战的地形、气象水文等条件进行定性分析来进行决策;机械化时代的“算”多为“细算”,即指挥员及指挥机关运用兰彻斯特方程、战斗力生成指数等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进而辅助决策;信息化时代的“算”多为“精算”,尤其是计算机运用于战场决策后,多依托兵棋、模拟仿真等软件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定下决策。而随着大数据预测技术的不断成熟,智能化时代的“算”将是“先算”,即通过大数据分析未来战场态势,预测不同作战场景下的战损战果,人机结合决策,“未战先算”确保“后发先制”。

布于先,聚力抢势。现代作战的“OODA”作战周期更加短促,外军“融合工程”实验的“杀伤链”时间仅为20秒。可以预见,在现代战场上,作战体系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做出反应,没有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域空间内分布的作战力量是做不到的。随着信息数据的传输距离、速率、带宽等明显增强,现代作战更加强调分散部署、瞬时聚合,“去中心化”特征更加凸显,在这种趋势促下,将会带来“后台控制、前端聚势”的人在环路中的现代作战样式的发展,即以人为主体的“高智能体”在战场后方观察战场态势,找准敌方体系的破击点,调控己方体系发力点,以无人车、无人艇等为主体的“低智能体”在战场前端,完成自主发现目标、自主跟踪对比、自主组网较链、自主共享情报,依令快速打击等动作,通过高效运转的数据信息极速闭合“杀伤链”,动于敌后却“后发先制”。

何以实现“后发先制”

■叶泽木 高歌

谋于先,高效控局。以往的指挥控制是在战场态势变化后做出反应,具有时间滞后性的特点,应对机械化战场尚可,但应对强调自主调控的现代作战就容易贻误战机。这就需要根据现代作战特点,改变以往依托作战态势“反馈式指控”方式,依托智能技术预测战场态势进行“预测式指控”。在平时,依托各类传感终端对敌演习、实战及装备效能等数据,对己方演习、备勤等数据搜集更新,录入数据库;在战时,依托嵌入大数据预测的现代作战网络,实时预测战场态势发展,通过海量数据,进行算法,强大算力预测对手可能的“招数”,进而看一步、算多步,得出胜率最高的“招法”,料敌于先方能“后发先制”。

储于先,智配资源。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带来作战成本的不断升高,虽然在现代作战中前端冲杀的是以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等为主体的“蜂群”“狼群”“鱼群”等集群战术又让作战回归到了拼数量、拼资源、拼消耗的模式上来,使得平时准备、体系运维成本及战时等量的资源损耗无限增长,对保障工作尤其是战时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求指挥员及保障部门能够在战时根据战场态势实时调配作战资源、保障力量;另一方面,要求指挥员及保障部门平时能够根据使命任务、作战对手、作战区域、作战场景,前瞻预想预测战损战耗,展开前置式精准保障,即将保障资源、保障力量提前部署于预定战场周边,维系作战体系正常运转,通过精准保障“后发先制”。

前瞻体系破击新趋势

■刘柯梦 马建强

挑灯看剑

现代战争制胜,通常靠体系破击。体系破击就是通过重点打击支撑作战体系的关键环节和要害目标,瘫痪敌体系功能而迅速达到作战目的。智能化战争的体系破击作战要素、作战手段、作战样式和作战编组都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作战要素向“机器主战”转变。随着智能化战争不断演进,辅助决策与数据分析智能化广泛应用,智能元素逐渐渗透至战争的全过程、各领战和全时节。物联网、智联网与神经网络逐渐成为战争之基,深度融合的智能化战争形态使得体系破击面临战场更加透明,呈现战争控制有人而战场交锋无人特征。情报侦搜智能化、指挥控制智能化、破击行动智能化成为新的作战形态,战场上“人”的身影逐渐减少,逐渐从传统热兵器时代的前线作战转向智能化战争的后台支撑。这一转变得益于智能技术的发展进步,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了作战要素的深刻变革。作战手段向“算法竞争”转变。体系破击一度革新了机械化时代作战模式,由大规模歼灭敌有生力量向高精度精准破击作战体系转变,由依托阵地逐层攻防向纵深立体多维、精准点穴式作战转变。而智能化时代促使体系破击从体系对抗向算法角逐转变。算法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指令,是

依照特定规则解决某类问题的明确步骤,竞争凭借算法优势获胜。算法优势则引领认知深度和决策速度,以巨量数据为支撑,以高速精准的先进计算机为基础,大大提升计算速度,取代了人工前出的战场侦搜与攻击,让认知更为清晰明朗,让决策更加科学高效。

作战样式向“极限抗击”转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以瘫痪敌方核心枢纽的单元式攻击为主,尽管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形态未知,但受作战环境、武器装备与人员因素等诸多影响,作战样式相对比较单一。智能化战争条件下的极限抗击,使得体系破击作战速度不断提升、作战手段不断灵活、作战样式不断变化、对抗难度不断增加,这对人员和装备都是严峻考验。智能化条件下体系破击出现了侵入式独狼作战、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无人系统编队独立作战、无人“蜂群”式作战等新模式,作战样式急速转变。

作战编组向“智能建构”转变。传统的作战编组模式在面向智能化作战时显得力不从心。智能化时代,双方的体系破击作战编组更加灵活多变、高效协同。智能化条件下的作战通常不追求兵力、武器装备数量上的优势,而是注重以精准高效的作战力量、科学合理的专业编组来达成作战目的。各种智能化武器装备和作战平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支撑下,能够实现快速组合与融合,以适应战场态势的快速转变和不同类型的作战任务需求。

把握作战行动体系化设计着力点

■许世勇 何平生

谈兵论道

作战行动体系化,是各种攻防行动、保障行动等集合在一起所表现出的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特征。作战行动体系化程度越高,则作战费比就越高,对作战取胜的把握也就越大。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作战行动复杂多样、转换频繁,各种有人与无人、空中与地面、有形与无形等行动相互交织、多域实施,如果协调不畅,就容易产生行动冲突甚至内耗现象,这就需要加强对作战行动体系化设计,从作战顶层统筹优化设计各类行动,使各种行动形成有机整体、协调发力,发挥作战行动最大效能,快速达成作战目的。

围绕作战目的。作战目的是作战所要达成的预期结果,对作战全局具有导向作用,决定着作战行动的方向和目标,通常有什么样的作战目的,就需要设计相应的作战行动。作战中,只有紧紧围绕作战目的需要,才能确保作战行动设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要着眼作战效果。应紧盯作战目的所要达到的预期作战效果,针对性地设计主体作战行动。通常,以开敌为主的作战目的,在作战行动设计上更加突出包围、“关门”等行动。以夺地为主的作战目的,则更加强调夺要、控域等行动。以控制为主的作战目的,则要求设计控守、维稳等行动。其次,要突出核心指标。作战指标反映作战目的所要达成的作战效

果程度,是作战目的具体化、指标化的结果,应结合核心作战指标要求,具体设计各种作战行动的规模、持续时间、作战强度等标准,以实现作战行动设计的精确化、可操作化,通过行动标准设计实现预期效果。再次,要实现终止状态。作战终止状态是作战目的的另一表现形态,描述了作战完成的最终状态,应科学预想作战终止状态的可能情况,根据需要适时补充或额外设计其他作战行动,包括控制行动、稳定行动等,以确保实现作战预期最终状态。

突出关键行动。关键行动是体系化作战行动的重要支撑,反映了作战行动的主体脉络,其作战效能发挥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整个作战的成败。应将关键作战行动设计作为体系化行动设计的重中之重,以关键作战行动顺利实施和效能发挥,引领带动其他作战行动有序展开。一是加大网电攻防行动。应将网电攻防行动作为整体作战行动的“开篇”和贯穿作战全程行动突出出来,充分发挥各种网电作战力量的整体优势,区分不同阶段、目标、区域、时段等,对敌进行复合式“软杀伤”和制盲性压制,夺取局部战场制信息权,为后续行动实施创造先机。二是突出火力精打行动。坚持火力主战原则,充分发挥各种有人无人远程精确火力优势,对敌作战体系节点要害目标实施快速精确火力打击,瘫痪敌作战体系功能,使敌来不及做出有效反应,就直达达成作战目的或为后续兵力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巧用

立体夺控行动。着眼作战目的需要,巧妙设计平面、垂直立体夺控行动,利用网电攻击和火力精打效果,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空间、目标等,突然对敌实施立体夺控,快速夺占和控制敌核心目标、重要枢纽,限制或瓦解敌作战体系功能发挥。

闭合行动链路。作战行动体系化设计的重要一环是闭合各种作战行动链路,使各种行动形成闭合“回路”,在“回路”中有序进出和快速实施,实现各类行动互为支撑、无缝链接、联动增效,以达成作战中的“蝴蝶效应”,放大作战行动整体作战功能。一要规划行动时序。应按照作战行动先后顺序,科学规划各种行动开始、持续、结束时间,使各种行动精确衔接、环环相扣;还应加强对作战行动进出空域、航线、频段等设计规划,最大限度提高各种行动空间、频段等利用效率,以减少各类行动等待、延迟等现象,真正实现并行同步。二是加快行动转换。应建立“侦察—指控—打击”一体联动反应链路,加快从情报获取至平台打击的信息流转速率,压减不必要中间流转环节和步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快侦、快打、快收,使各种行动实现快速转换、无缝链接、整体联动、高效释放,使敌来不及做出反应就直达达成作战目的。三要精确评估保障。应坚持做到打中评、评中打、打中保,充分发挥各种有人无人评估手段、技术和综合保障力量优势,根据战场需要,实时进行

作战行动效果精确评估、接续打击、精确保障,为闭合行动链路提供可靠依据和数据支撑,提高作战行动整体效益。

增强行动应变。从近期世界局部军事冲突不难看出,作战中的突发因素影响越来越多,作战行动被破坏甚至半路被中断已成为常态,这就需要在体系化设计作战行动时,增强作战行动的应变能力,做好应对作战可能突发情况准备。首先,要加强行动自主协同。为应对可能突发情况,上级应赋予下级更多的行动自主权,以便在计划行动被打乱、被破坏时,下级能够根据战场情况实时变化,着眼趋利避害、争取主动,临机快速组织与友邻以及其他力量的自主行动协同,以扭转战场不利局面,争取行动主动权。其次,要预判作战可能发展。应根据作战任务、敌情、战场环境等实际,结合敌方指挥官特点、己方作战能力增减等情况,准确预判敌下一步可能采取行动和战场发展趋势,着眼争取主动,适时调整己方作战行动或重新组织其他行动,主导和推动战局逐步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再次,要注重谋略行动设计。作战行动是指挥员谋略艺术的集中体现,作战中应加强对欺骗性、牵制性、试探性、干扰性等行动设计,通过虚实结合、欺瞒伪装、攻防转换等手段,造成敌误判误断,从而暴露敌方真实意图,为己方实施关键行动创造有利条件。